

的书稿

夜晚，远处清真寺阿訇已经停息，青年散文作家们的声音没有放下。

8位：

沈天鸿

王久辛

诵经的声

夜被打开了，居然没有放下。

我无意地认真起来。

共 8 位：

沈天鸿

王久辛

我不经意地认真起来。读了几页便认真起来。散文作家的名字，共 8 位：沈天鸿、伍立杨、沈天鸿、王久辛。

读了几页便认真起来。读了几页便认真起来。散文作家的名字，共 8 位：沈天鸿、伍立杨、沈天鸿、王久辛。

我记住了这些散文作家的名字，共 8 位：沈天鸿、伍立杨、沈天鸿、王久辛。

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

王久辛

主编

余秋雨

新知出版社

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

王久辛·绝世之鼎

沈天鸿·访问自己

伍立杨·文字灵幻

凸 凹·风吹在风上

朱 鸿·张良论竹

刘慈园·精神出身

王开林·人世之惑

彭 程·受难之爱



王久辛 主编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王久辛主编. -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6

ISBN 7 - 80204 - 185 - 6

I. 中… II. 王…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4717 号

书 名: 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

主 编: 王久辛

责任编辑: 李建璞

封面设计: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龙丹彤

版式制作: 褚万卿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921 千字

印 张: 61.25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60 元(共二册)

ISBN 7 - 80204 - 185 - 6/I · 310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法停步。任
情魂的遗迹，一些
上，还能在这些遗址。
一旦被这一切包围，那
群，真是如痴如醉。
小人文化生命，就看他曾被多少重要的课题。
体验是一种重大的人生享受，可以表述，也可以不
还倒成了一种失落。

终年奔波，使我对报刊动态、社会新闻、文坛消息
闹过很多笑话。有时也会在哪个城市的阅报栏稍停步，
上的大标题，可惜大多一知半解，不如继续赶路。路上遇到了
则喜不自禁，视为天涯知己，其中也会有几乎没谈文学就一见如故。
山东寻访齐文化遗迹而遇到作家张炜，初夏在南国边陲遇胡洪侠兄，他说国内一批很有实力的青年散文，
想认识我，邀我为他们的散文合集写篇序，但到处都
找不到我，幸好被他拦路堵住。他快速地把我落网的消息告诉
方。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写序呢，却已收到寄自甘肃的一包稿子，当时
急着去东北的中俄边界，就把稿子塞进了行李，后来又背
这个行李从东北到了新疆。

我到新疆是为了去喀什，考察从上个世纪以来欧洲探
家们在那里的行踪，这与我正在从事的一个大课题密切的
。在乌鲁木齐，贾平凹向我详细描述了喀什的魅力，他这次要去的
里木盆地，以《游牧长城》名世的周涛则通过各种途径向他安插

什的弟兄们下榻了接待我的任务。喀什，这个中国
重镇，实在让我非常激动。一边是浩浩沙漠，一边是帕米尔
唐代玄奘到近代欧洲探险家，不管是从沙漠到
高原到沙漠，都要走得死去活来，都要在这
于是，中亚文化与中华文化碰撞和汇涌，浮明
震云霄。夜晚，我在旅舍里想，当夜幕把现代差别作
千年的声音已经停息，我不经意地打开了青年散文作
曾经认真而便彭程、王开林、刘烨园、朱鸿、久辛。

责任编辑→李建璞

 封面设计→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龙丹彤

1

我們的大地就是茫茫人心。余秋雨

我们的大地就是茫茫人心

——《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序

余秋雨

我这些年为了自己的一些研究课题东奔西颠，一直处于跋涉之中。记得那是从十年前对傩的实地寻访开始的，以后研究对象转换很多，实地寻访的习惯却保持了下来，无法停步。任何一个古旧的课题，都会在大地上留下一些集中体现其精魂的遗迹，一些无法在文字中体会的环境气韵，如果有幸，还能在这些遗址的周边寻找一二个近乎专家的人物。一旦被这一切包围，那么，整个生命就被课题所溶解，真是如痴如醉，留连忘返。以我浅见，一个人的文化生命，就看他曾被多少重要的课题溶解过。这种被溶解的体验是一种重大的人生享受，可以表述，也可以不作表述，有时表述倒成了一种失落。

终年奔波，使我对报刊动态、社会新闻、文坛消息极度无知，闹过很多笑话。有时也会在哪个城市的阅报栏前稍稍停步，瞟一眼报纸上的大标题，可惜大多一知半解，不如继续赶路。路上遇到了投缘者，则喜不自禁，视为天涯知己，其中也会

有文学界中人。例如那年独自在山东寻访齐文化遗迹而遇到作家张炜，几乎没谈文学就一见如故。今年初夏在南国边陲遇到胡洪侠兄，他说国内一批很有实力的青年散文作家想认识我，邀我为他们的散文合集写篇序，但到处都找不到我，幸好被他拦路堵住。他快速地把我落网的消息告诉对方。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写序呢，却已收到寄自甘肃的一包稿子，当时正急着去东北的中俄边界，就把稿子塞进了行李，后来又背着这个行李从东北到了新疆。

我到新疆是为了去喀什，考察从上个世纪以来欧洲探险家们在那里的行踪，这与我正在从事的一个大课题密切相关。在乌鲁木齐，贾平凹向我详细描述了喀什的魅力，他这次要去的是塔里木盆地；以《游牧长城》名世的周涛则通过各种途径向他安插在喀什的弟兄们下达了接待我的任务。喀什，这个中国最西部的重镇，实在让我非常激动。一边是浩浩沙漠，一边是帕米尔高原，从唐代玄奘到近代欧洲探险家，不管是从沙漠到高原还是从高原到沙漠，都要走得死去活来，都要在这里喘气歇脚。于是，中亚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碰撞和汇涌，在这泥屋土街间声



震云霄。夜晚，我在旅舍里想，当夜幕把现代浮华全都遮盖之后，千年来风尘满脸的文化跋涉者们有多少差别呢？远处清真寺阿訇诵经的声音已经停息，我不经意地打开了青年散文作家们的书稿，读了几页便认真起来，居然没有放下。我记住了这些散文作家的名字，共八位：彭程、王开林、刘烨园、朱鸿、凸凹、伍立杨、沈天鸿、王久辛。

此后我还在新疆逗留了不少时日。四次越过天山，壮美无以言表，但神秘的水灾刚过，一路上险情不断，常常不知夜宿何处。然而不管夜宿何处，总要抽出书稿读上几页，八位没见面的朋友成了我长途旅行中亲密的谈话者。

这些文章都很大气，笔致开阔，目光邈远，语势厚重，绝无忸怩之态。大气不是一种提笔之后的风格选择，而是一种沉潜久远的内心冲动，因内心冲动而成为思维习惯，因思维习惯而成为生命本能。内心冲动缘何而起？起自于一种鸿蒙的责任和道义。对土地，对人类，对国家，对文化，对历史，对人生，都关注得十分热切，于是就处处苦恼。面对的命题很大，因此苦恼的幅度也很大。文



字，是作者们徘徊于大苦恼而又想走出大苦恼的一排排脚印。有时，文笔缠绕于思辨拔不出来，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当作论文来读，因为有许多问题在理性上已经明白，而在自身情绪上却留有不少忧郁和烦闷，散文便兜住了这一些，兜住了人们在清晰学理之外割舍不清的那一点天性。

当然也可以拒绝苦恼，封存道义，搁置思维，营造一种圆熟平滑、风雅淡漠，或伶俐机巧、缜密淹博，而且也可能因此而写出很好的文章，但这几位散文作家似乎还没有作出这种选择，就像古往今来的文化跋涉者们本来也可以在书斋里做出许多可喜的事情，却痴痴癡癡地迷上了沙漠和高原。对这些散文作家来说，沙漠和高原远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那一种，他们只要一旦知道有一个巨大空间的存在就不想躲避，而当他们进而知道这个巨大空间所蕴藏的深厚时间，更是立即领悟了自己的宿命。除他们之外应该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吧，当代中国散文的某种粗砾和执迷，很可能由此而生。

如此的人生路向和写作路向能否被人们充分理



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也不能过于悲观。突然想起几年前我遇到过的一个徒步探险家，他独自在沙漠荒原间走了十年而不小心走进一座大城市，被大批好奇者和采访者簇拥包围。人们追问他出走的理由，评判他的须发和衣履，疑惑他是否真的到过沙漠，逼询他最终的经济目的，他试图解释又不知从何说起，讷讷地回答了几句却没有人满意。我当时正巧在场，轻轻地把他拉到一边说：“不要企图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你在这里再待上几天就会找到一种让他们都满意的逻辑。但到那时你已经不是自己。你必须赶快避开这个沼泽地。”他目光缥缈地朝我点了点头，从此我们成了朋友，我经常会收到他寄自各个边远小镇的短信。前不久在新闻中得悉，他已悄悄地死在沙漠腹地。在这前后，另一位我不认识的探险家也倒在罗布泊，由于电视台的连续报道，引起了无数人的强烈关注，一个小小的遗物展览竟然人如潮涌。在人潮中我想起了几年前那个极





不友好的包围圈，于是，不能过于乐观又不能过于悲观的想法同时产生。我们的同胞比较能够相信已经最终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物，否则总是疑窦丛生、嫉心摇曳、防范重重，这虽然有点不幸，却也说明他们心底毕竟一直潜藏着一种可能，一种准备投注信任的可能。对于文学来说，有这份可能就已经足够。

如果要对几位散文作家提点建议，那么我要说，对于读者心底潜藏着的那份可能，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固然不必去迎合逼近前来的那一圈奇怪的目光和声音，但对这个圈子背后黑压压的人群，却要从深处关顾。光是真诚地吐露自己的感受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脚踩在大地上，踩实踩稳，我们的大地就是茫茫人心。王国维说，文章之妙，在于“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全都落实在读者的心脾耳目间，真是大智之见。诸位的文章，能不能参照王国维的要求，打磨得更加明达、更

加干净，因此更加震动人心呢？

读完这些文章我已回到乌鲁木齐，贾平凹也已从塔里木回来，一见面就说：“我震动了。”他说的不是文章而是沙漠里的胡杨树，“在那样的风沙干渴中可以整整地活一千年；死了，又可以挺挺地站立一千年；最后倒下了，又可以不腐烂不散架，把自己的形态保持一千年！”那天我们到了一位沙漠文物收藏者的家里，东张西望了好半天，又写了一大堆毛笔字留给新疆朋友们，最后约定，明年，我、他、周涛，再一起到沙漠里去。



目 录

A

彭 程 受难之爱

语言确立秩序/创作谈[3]	[58]地图的中国
宁静季节[6]	[62]物证
婉[10]	[67]快乐墓地
解读节气[15]	[71]破碎
热泪流溢[22]	[77]一个人怎样变得衰弱
读安徒生[27]	[82]滚烫的石头
镜子和容貌[39]	[91]阅读的季节
方志的诗意[42]	[98]把电影当书看
受难之爱[45]	[105]乡野的俄罗斯
在母语中生存[48]	[111]抵达事物核心最近的路途
大事不着急[51]	[115]哲学原本可以充满乐趣
错位[54]	

王开林 入世之惑

创作自白/创作谈[123]	[125]圣巴巴拉广场上的鸽子
---------------	-----------------

- | | |
|---------------|---------------|
| 夤夜不再回头[129] | [186]梦中的黑乙鸟 |
| 谁念西风独自凉[131] | [190]今夕岁华落 |
| 无歌的歌手[135] | [194]深味 |
| 入世之惑[138] | [200]默诵晚课 |
| 欲言又止的舌头[142] | [206]倾听 |
| 南之南 北之北[146] | [209]高楼上的吹笛者 |
| 假想[155] | [211]浮动的书房 |
| 名字写在水上[161] | [215]禅房花木深 |
| 站在山谷与你对话[165] | [220]一季烟雨 |
| 远方的岛[170] | [222]藏书者说 |
| 流水千觞[173] | [225]古瓷上的魂魄 |
| 高处[177] | [228]慈母在天堂 |
| 灵魂在远方[180] | [233]山在那里 |
| 年华随风而逝[182] | [235]致一千年过后的你 |

刘烨园 精神出身

- | | |
|-------------------|-------------------|
| 精神出身/创作谈[243] | [293]红林问语 |
| 在世间[246] | [297]乡村精神 |
| 人都是要死的[249] | [301]在阿布兰阿德庄园听讲解 |
| 成熟[251] | [306]野日子 |
| 向导[253] | [313]永远的舞 |
| 何时?何地?何事?[255] | [319]永远有多远 |
| 公元1969年的深山荒雨[262] | [322]别了,世纪 |
| 家族[269] | [325]我们去看萧红 |
| 栈——冬的断片[275] | [330]都市山谣 |
| 夜在当代讲述什么[279] | [335]为什么读不懂 |
| 塔希提岛[289] | [339]一个人的灵魂独自能走多远 |
| 晨聊[291] | |

朱 鸿 张良论竹

- | | |
|--------------------|-------------------|
| 我对散文艺术的看法/创作谈[347] | [372]论时髦 |
| 药叫黄连[348] | [374]关于女人 |
| 笑话[349] | [378]悠悠渭水 |
| 毛泽东之死[350] | [384]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 |
| 过去的书信[355] | [390]在鸿门分析刘邦项羽之性格 |
| 张良论竹[357] | [397]辋川尚静 |
| 择偶之际对某男的建议[358] | [401]滚滚帝陵 |
| 忧郁的钱歌[360] | [413]走遍关中 |
| 白原[362] | [424]古都文化与西安人 |
| 我为什么没有长高[365] | [430]作家人生十问 |
| 世间最美的头发[369] | |

B

凸 凹 风吹在风上

- | | |
|----------------|-----------------|
| 我的散文观/创作谈[435] | [472]埃林·彼林在中国街头 |
| 惊悚之玉[436] | [479]女性的激愤 |
| 生命的泉流兀自涌动[440] | [484]女人四味 |
| 咫尺之艰[444] | [487]饲猫 |
| 梦之梦[448] | [490]关于家园 |
| 风吹在风上[457] | [493]阳光小景 |
| 表演的光荣[464] | [495]小巷意象 |

劳动 [497]	[533] 文人的力量
喊河 [499]	[536] 游思无轨
雪狐的绝唱 [504]	[539] 品书悖识
辩证四种 [512]	[542] 与书微语
一次与朋友谈话的纪实 [515]	[545] 书生小语
闲读记略(之一) [518]	[555] 读书的生命感受
闲读记略(之二) [521]	[557] 夜读随想
生活小悟(之一) [524]	[560] 向善的悲哀
生活小悟(之二) [527]	[563] 中国媒婆
生活小悟(之三) [529]	[570] 作家话题

伍立杨 文字灵幻

随笔之笔/创作谈 [577]	[614] 疏与密的韵致
风檐展书读 [580]	[616] 沉郁的魅力
恋栈悲喜 [583]	[618] 于光远先生印象记
美色可治病么? [585]	[621] 雨的况味
说一厢情愿 [587]	[623] 打开一扇透气的窗
诗人的玫瑰梦 [589]	[626] 乱世血泪
人心,不是血肉是钢铁 [591]	[629] 声音
偶然 [594]	[631] 邱清泉的辉煌与悲剧
樊篱下的春消息 [597]	[636] 时间深处的孤灯
诗话的魅力 [599]	[638] 梵呗声声
住在文字里面 [601]	[640] 折射人生的多棱镜
寒光之耀眼 [602]	[642] 女鬼的文学情味
扇面的山林气 [604]	[644] 心情·智慧·气势
花间的香艳 [606]	[646] 无常的真涵义
美景·朦胧·忧郁 [608]	[648] 生死一大梦
培养更深的趣味 [610]	[650] 雪里芭蕉
少点腐气,多点活力 [612]	[652] 怪人的轨迹